



碎 荷

丁 燕



本文原发刊物
《飞天》2009年第3期

1

七月的戈壁滩燥热。嘎蛋躲在傍晚的林子里看两只公羊顶架，听旁人说他爸回来了，撒腿就往家跑。旁人问，有啥稀奇？他爸还领了一个女人。是给他叔从老家领来的媳妇？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观音菩萨。

火辣辣的汗滴煞得嘎蛋睁不开眼，用袖子抹了一把脸，继续飞。一路飞过长着稀疏芨芨草的青石滩，飞过用坎儿井水浇灌的大麦田，飞过半截子人高的土夯院墙，看到烟囱里冒着浓烈的黑烟，嘎蛋停住了脚，咧开嘴，笑了。

正要掀起门帘，却见一个黑衣妇人端着塑料红盆从灶间走

出。盆子在她的手里一高一低。低的那处,污水流了出来,溅到黑条绒布的鞋面上了。不是盆子长得歪,是妇人的一条腿短了半截儿。只用眼睛挖了一下男孩,不说话。男孩赶忙紧走几步,伸手接过盆子,一个转身出了院门,一颗毛茸茸的脑袋移动在土墙外面。

这是一排土坯房,白杨木上的房梁。墙外抹着白灰。木格子窗户,镶着透明的大玻璃。一块块,反射着阳光,晃人的眼。开了两个门。西头的门里是里套外两间屋子,东头的门里是单开门的一间房。

东屋后是羊圈。墙是夯筑的干打垒。有一个很大的栅栏门,用红柳棍条钉成的。羊圈很大,装上百十头羊都不嫌挤。可是现在,圈里空了一大半。羊儿们显得稀稀拉拉的。看见嘎蛋,都“咩咩”地呻唤起来。伸长脖子,瞪着环眼,把鼻孔里的气吹得呼哧呼哧直响。夏天的羊和夏天的人一样,渴的时候眼睛都红了。嘎蛋把水倒进了栅栏外的大黑桶里,眼看着那群羊开始挤成一团抢水喝,脑袋是一个蹭一个,成了一个纠缠在一起的棉花团子。可嘎蛋却没有心思把那团棉花扒拉开。他丢下羊群,转身就进了院子。掀开西屋的门帘,进了屋。

先是闻到了一股香气,幽幽的。再眨眨眼,看到他爸老李在低头抽烟,他叔小李端着白瓷缸子,并不喝水,只是望着炕上傻笑。炕沿边,多了个斜斜坐着的女人。两条辫子,耳朵上吊着两只闪光的小环,光溜溜的额头,穿一件月白色的褂子,像个观音。

老李看儿子愣成个树桩,道,傻了?咋不叫婶子!

女人抬眼看他,笑了。红唇白齿的,桃花开了般,暖烘烘的。

嘎蛋慌了神。不知道女人竟能

这么笑,心跳得更加扑通通,脸红到了耳朵根,张开的嘴里舌头打了个转,却没发出一点响声。一转身,他掀开门帘,跑了。老李笑道,没出息的货!掐灭了手中的莫合烟,叹了口气:他婶子,不怕你笑话,咱这十一间房的娃娃们,没见过几个像样的女人……

十一间房就是嘎蛋的家。十一间房并不是只有十一间房。大约一开始,只住了十一户人家,得了此名。后来风沙太大,直吹进人的院子里、被窝里、饭锅里。人一说话,满嘴沙子。人一走动,是个沙堆。人种庄稼,种啥死啥。人没法活,就给沙子腾地方,往更远的地方搬。最后,只留下些破损的院墙立在这里。

十一间房就成了一个空空的地名。

又不知过了多久,风沙突然小了,从口里来的开荒人,零零散散地住进了那些旧房子。他们挖了坎儿井,将地下水引到大田里,种上麦子、葵花、西瓜、蔬菜,过起了日子。

过了几年,看这个地方能活人,就拣了个背风的地方盖了些房。房子盖好了,就在周围百里寻女人。有了女人有了娃娃,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像样的村子。

小时候,嘎蛋总爱问他妈:十一间房只有十一间房吗?他妈就拍他的屁股,指了指外面,你姥姥家在四棵树,可那里一棵树也没有。这十一间房是地名,懂了吗?嘎蛋不懂。长大了,上学了。嘎蛋听从四棵树来的同学说,四棵树以前有很多树,毛驴车都赶不进去呢!嘎蛋就说,我们十一间房以前有很多房,大马车都赶不进去呢!

夏天的林子里最凉快。男人们喜欢在这里扎堆。这些男人都从口里来的。都是些闯日子的男人。生得高高大大,虎虎有威。肩可扛手可提,啥重活累活都难不倒他们。个顶个是些好男人。新疆人称这样的男人为:儿子娃娃!这称呼是顶帽子,专门扣那些顶天立地有血性的男人的脑袋的。

可这些儿子娃娃的男人,却一个个没有娶到好女人。不是瘸了拐了,聋了瞎了,就是老了丑了的女人。甚至连这样的女人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了。光棍汉们急得梦里都直跺脚。

方圆几十里,自然也有别的村子。可别村的情况和十一间房差不多,大多是从口里来新疆闯日子的男人。有女儿的,多是拣近处的老乡嫁。难得有嫁到外乡去的。除非是那个男人有格外的本事、格外的钱财、格外的人才。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对于十一间房的男人来说,光棍见光棍,才是两眼泪汪汪呢!

甘肃人老李是在夏种之后背起行囊,到老家寻女人去的。老李给小李找媳妇,可是关系到甘肃人脸面的大事情。老李自己的老婆是瘸子,却要发着狠给兄弟找个好看的女人回来。这话放出去后,那些河南人、江苏人、四川人、山东人……都咧着嘴等着看呢!他还能给讨朵花回来?!

在十一间房,说起来也怪,只有老李一家是从甘肃来的。独门独户的,怨不得老李要跑回老家去说弟媳妇。说媳妇是大事情,咋不让他兄弟自己去说呢?他那个兄弟,是个放羊倌,整日里

呆在戈壁滩上,最喜看小画书,最喜说羊的事情,可对于迎来送往的这些人情世故,他却是个白痴。老李让兄弟理了发,穿了新衣,专门到乡里照了张大头照。一看,不坏——像个学生娃。是女人喜欢的那种小白脸型。又发了狠,卖了一大半羊,再加上往年的积蓄,揣上照片,才出了门。临走的时候拍打着兄弟的手说,有我吃的,就有你喝的!

老李足足实实在地在老家转了三个月,硬是找了朵鲜花回来。比起他自己的婆娘,可是天上地下。在林子里看顶羊的男人们都愣住了,纷纷揪住光棍杂三的脖领子,真有你说的那么好看?杂三摇着脑袋眯着眼说,我看得真真切切呢!杂三叹气说,那样一朵花配给小李?唉,还不如配给我呢!村长大吴斜眼看他,人家命好,有哥给张罗媳妇,你有啥?

杂三气短了半截子,憋了半天,发狠道,金山配银山,寒山配雪山。龟找龟,蟹找蟹,王八找的是鳖亲家。瞧小李那孙子样,配个好女人他也不会玩!大吴说,人家口里姑娘嫁到李家,是跳进清水盆子里洗澡——自己愿意,你操的是哪门子心?小心老李跟你扳手腕……

杂三不怕小李的瘦长白脸,却害怕老李的大黑圆脸。老李是座铁塔,浑身都瓷实得嗡嗡作响。一双蒲扇掌,虽说少了根小拇指头,但扳手腕,十一间房没有一个人能赢过他;论种麦子、西瓜、葵花、蔬菜,老李样样都是好把式。可他那个白脸弟弟,就知道拿本小画书傻看,天生一个闷葫芦。虽不招人惹人讨人嫌弃,但咋样也算不上是有血性的“儿子娃娃”。可人家命好!

杂三气呼呼地坐在了地上,一时没话。大吴又笑了,说起了一个刚听来的笑话。说是在四棵树,有个老头相中了一个男子,想让他当女婿,就对他讲,娃,你给我磕个头,我就给你个媳妇。

后来呢,后来呢?

杂三噌地从地上爬了起来。那男的当真磕了头,老头也就当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大吴嘿嘿直笑。杂三听着脸都赅在了一起,“扑通”一下就跪了下去,对着天边直着嗓子喊,谁给我个媳妇,我就给他磕一万个头,磕死都愿意!谁给我个媳妇!大吴笑着扯了他一把,努努嘴,别在小孩子面前丢人现眼!远远的,嘎蛋那毛茸茸的脑袋飞了过来。

新媳妇叫碎荷。嘎蛋是从一个红本本上看到这个名字的。那本子上,碎荷和叔叔小李并排坐在一起。叔叔的嘴都笑歪了,可碎荷没笑。嘎蛋将本子丢在了贴着“喜”字的红被子上,来到东屋的窗户底下。听到里面唧唧喳喳一群女人,就抬头往里看。只见大吴媳妇拿一根光滑坚韧的缝衣线,在水碗里蘸了蘸,一折二,打个刀剪扣儿,一头咬在牙间,两头扯在手上,将扣儿贴近碎荷的面额,一松一扯,便绞净了汗毛,直绞得脸面光光堂堂。推过面镜子说,照照。碎荷看了一眼,低下了头。一屋子媳妇都笑了,七嘴八舌地说,怨不得别人都说没结婚的女人是黄毛丫头。这脸

一开,果真像个女人了。大吴媳妇看了又看,叹道,今儿个才算见了啥叫女人!

嘎蛋妈手提水壶从灶间走进,招呼女人们来喝水。大吴媳妇转脸看着嘎蛋妈就笑了,瞧瞧,为给小叔子娶媳妇,忙得她都没时间洗脸。嘎蛋妈的额头是一缕黑锅灰。众人都笑了,嘎蛋妈也咧了咧干裂的嘴。

人走了,碎荷抬眼看到窗外的嘎蛋,向他招手。嘎蛋低头进门后,碎荷拽住他的手说,咋不进屋呢?嘎蛋不说话。碎荷说,好嘎蛋,你给婶子引个路行吗?嘎蛋点点头,说去哪?碎荷说,去个人少的地方。嘎蛋说,戈壁滩上到处都没人。碎荷笑了,不要太远就行。一会儿你爸和你叔就回来了。

碎荷往筐子里装了些纸钱,拿了火柴,就跟着嘎蛋出了门。嘎蛋寻思着婶子是要到没人的地方烧纸钱,就将她带到了个下风口的拐弯处。见碎荷在戈壁上画了个圈,将纸放在圈里点着。那火焰腾起来的时候,碎荷两腿跪倒,眼泪就哗哗流了下来,嘴里说,爷爷奶奶和爹娘,你们就当俺碎荷死了吧!嘎蛋看着她弯腰磕头,一下一下。那天边是黑洞洞的布。

结婚那天早上,碎荷只吃了一个鸡蛋,不敢多喝水。省下了“娶亲”的麻烦,席就开在了打谷场上。碎荷穿了一身红衣红裤红鞋,头发盘了起来,美得让十一间房的男人们多喝了好几坛酒。新娘的丽质让这些戈壁滩上的男人们只能喜悦和兴奋,而这种丽质又使他们逼退了那一份轻狂和妄胆,只得对着大碗中的酒撒气。一口接着一口,桌子上接连倒下去了几位壮汉。

杂三端着酒碗挡住新郎的去路,一定要再喝三碗。小李的脸更白了。碗被一双黑臂接了过去,一仰

脖,再一仰脖,又一仰脖,一口气三碗下肚,老李就瘫了,被几个小伙子背了回去。大吴咧着油嘴说,这老李,看把他高兴的。

半夜醒来,老李出门撒尿,提了裤子往回走,又停脚步,轻手轻脚地走到了东屋窗下,竖起半个耳朵听——里面没啥动静。老李又往前凑凑,手却将窗外的煤油灯打翻在地。圈里的羊“咩咩”地叫了起来。

东屋的灯亮了。老李闪到了羊圈后面的暗处,伸长脖子等了会,就坦然地从屋后绕了个圈,回到了西屋。小李光着脊梁探出了门,四下望去,天黑得像个锅底。四周没有活物。看倒在地上的油灯摔断了把子,用手托着底座折身关上了门。炕上的女人说,咋了?小李说,不知哪来的野猫,把油灯摔了。女人探出一对粉臂来说,给我看看。

是个老式煤油灯,一看就有了岁数。铁皮底座上面是一个玻璃罩子,罩子用两根细铁丝固定在左右两边。顶上的把子是细铁丝的,一边摔断了。碎荷伸手拿出个包袱,将自己带来的旧毛衣抖出,从松下来的下摆处扯断了一根线,从洞里穿过去,又绕在把子上,刚好把那个洞给系上了。那旧毛衣原本是绿色的,可穿的时间久了,变成了黑色。绑在把子上,竟然和铁丝融为一体,不细看,看不出来穿的是旧毛线。

小李拿着煤油灯甩了两下,果然,一点也不晃荡了,回头说,你的手真巧。碎荷抿着嘴笑了,这点活算啥?我们那里的女子手都巧得很,打毛衣绣花,样样不差。看了看小李,又说,要不是我哥一直没娶上媳妇,我爷我奶我爸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我,我才不会到你们这个半天见不到一个鬼的地方来。小李不说话,只是笑。

碎荷伸出拇指点了一下他的脑袋,你这个人奇了,就知道傻笑!看照片眉清目秀的,像个读书人。一傻笑,就真成了个羊倌。那是拿在老李手中的照片,最终转到了她的手上。老李将一叠包好的东西放在了她家的炕上。整个晚上,全家人都为那叠钱的数目激动着。没容碎荷细想,爷奶父母的泪水就将她送上了火车。呼呼一阵,她就来到了新疆。再坐汽车,坐毛驴车,她就来到了十一间房。一下车,碎荷看到戈壁滩上四处空荡荡的,一片林子旁稀疏地坐落着一些人家,真想折回身子就走,可看了看走在前面的老李的后脑勺,她像木偶般,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挂着,就走到了李家,成了小李媳妇。

新婚之夜后,碎荷一早起床,换下红衣裤,穿上月白小褂,开始收拾屋里屋外,又舀水做饭,待饼子烙好,酳茶烧滚后,才见太阳大亮。老李看了看那摆在桌前的大葱和煎饼,微微点头说,这新媳妇没白娶。瘸腿妇女脸拉得老长,嘀咕着烙饼子也不用放那么多油。那油可精贵着呢,哪能满锅里都放……看到老李瞪眼,就咽回了啰嗦。

小李洗了脸,咧着笑就进门了,看到嘎蛋已经坐好,用手摸了摸他的脑门子。老李看兄弟脸上平展喜悦,一口咬在嘴里的葱卷饼子有了别样的滋味。嘎蛋急着上学,抓起张饼子塞进嘴里就往外跑。背后他妈喊道,别噎着,饿死鬼,没吃过油东西吗?小李也要出门。壶里灌着泡好的酳茶。塑料袋子里是两块饼子一根剥了皮的大葱。都放在一个黄色小包中。碎荷掸了掸小李肩头的灰尘,看他打开圈门,赶着羊出了门。

走在上学路上的嘎蛋被光棍杂三拽住,问:你新婶子叫了没有?嘎蛋很迷惑。杂三又问:昨晚,你爸进了东屋还是西屋?嘎蛋小小年纪,已经觉察出杂三的恶毒,冷不防吐了他一口臭唾沫,撒腿就跑。杂三用手摸了一把,咧开嘴嘿嘿笑了。

吃草的羊群走了。它们整齐地往前移动。只要小李的鞭子不从前边拦截,它们就会一直朝一个方向吃下去。仿佛天下最鲜美的牧草永远在前边。晚上的时候,黑压压的羊群像洪水一样从戈壁滩上漫卷过来。一天的草食奔波,把每只羊的肚子都撑得圆鼓鼓的。而现在,大羊们成群结队地被赶着去了戈壁滩找草吃,圈里只剩下十几只小白羊和小黑羊。它们挤在一起,一个脑袋挨一个脑袋。这都是些刚出生两三个月的小羊羔,跑不动,容易掉队,被挑了出来。

开始没人管它们。可现在,却多了一个人。碎荷端了盆麸皮走进了圈里。有一两只胆大的,还抬起前半身子用刚冒出来不长的小犄角顶她的腿。她不理它们。它们却一直围着她,顶个不停。碎荷用手拍拍它们的脑袋。

傍晚听见羊回来了,碎荷手上沾着面就从厨房里跑了出来。可羊群竟然不走了,都怔怔地站在那里,耷拉着两个大耳朵。碎荷说,咋了?小李嘿嘿一咧嘴,你是外人,羊害怕。碎荷一撇嘴,我咋是外人呢?小李笑着挥鞭子,她不是外人,你们不用害怕,她

是咱家里的人呢!

一只胆大的羊贴着栅栏,溜进了羊圈。进圈后,它快速地朝最里面的土坯墙边跑去。另一些羊也学着它的样,贴着栅栏钻进了圈。后边的羊就不管那么多了,呼啦啦潮水一样涌进了羊圈。等羊都进去了后,小李抬起那个一头搁在地上的大栅栏门,关上。把上面横杆上的一根铁丝扯下来,搂住门板后用力拧上。接着,再把门框下边的那截细麻绳扯出来,拴住栅栏门的下端。

碎荷有些不放心的问,都回来了吗?小李说,都回来了。碎荷说,一只都不少?小李说,不少。

听见嘎蛋妈在叫她,一扭身,就进了灶间。嘎蛋妈指着白面说,面都皱了。又说,当个家不容易。碎荷赶忙把手伸进面里去,开始和了起来。胸前的奶子鼓胀胀的,看得嘎蛋妈直想闭眼。看嘎蛋进了灶间,顺手扯过来,拍打着他裤腿上的土,嘴里说,就知道糟蹋东西,不知道挣钱人的辛苦!嘎蛋一抬头,看到和面的碎荷的脸红扑扑的。

老李从地里回来了,嚷着找笤帚疙瘩。嘎蛋妈就一瘸一拐地出去了。戈壁上土大,老李好干净,每次回家都用笤帚疙瘩扫扫裤脚上的土。可嘎蛋不想走,帮着往灶火里添了些红柳棍子。木头交叉着架起来,小风一吹,烧得噼啪直响。

大锅里滚着沸水,碎荷将和好的面拉成一根根细细的长条,两手从胸前往外一抻,直抻得面细如铁丝,扭身丢进锅里。沸水一滚,再捞上来时,是一条条白溜溜的细长银鱼。碎荷将一盘盘面捞进了盘子里,脸庞在雾气腾腾中若隐若现,几缕黑发耷拉下来,一摇一晃。嘎蛋看得眼睛发愣。碎荷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后脑勺,努努嘴,说端饭吧。

嘎蛋听话地捧起一碗面就往外走。忽又想起一事,忍不住说,婶子,刚才你的脸咋红了?碎荷指指那灶火,火照的。嘎蛋点头出门。

夜里,忽然听到一只小羊“咩咩”叫个不停,碎荷着急了,赶忙推门出来看。小李也提了煤油灯出来,嘴里说,别急别急!他进了羊圈,随手朝圈里拨弄了一下,羊就不叫了。回到屋里,见小李将煤油灯放在窗台上,碎荷突然说,你真神了!就那么轻轻一拨,就能把小羊的哭声给治好?小李憨笑说,是羊的尾巴夹住了!又说,羊叫得快,叫个不停,就说明它疼,在呼救!碎荷说,你呀,真是个羊倌!

小李说,羊倌咋了?

碎荷又说,我就想不通,一群羊回来,你也不数一数,够数没有?小李说,够数不够数,往圈里瞅一眼,啥都清楚了。先是种公羊的反应。再看头羊和母羊的表情。如果羊群动静不大,说明每只羊都回家了,要是少了一只,头羊们就会着急。它一急,别的羊也会着急,不出几分钟,每只羊都会着急起来。这个时候的羊群呀,就像开水锅一样来回翻腾,那么大的响动,我还能不知道出事情了么?碎荷躺了下去,墨黑的头发铺了满满一枕头,抿嘴笑了,

你呀,真是个羊倌!

窗外,老李蜷着腿缩着脖子听里屋人的动静,听着听着,脸憋得赤红,气喘得像牛。一阵心慌打鼓一般,就想抬脚回去。刚一转身,忽地看到前面有个黑影。揉揉眼,却不是离圈的羊,是两条腿的人。缩成一个黑影,一点点向这里移动,目标就是这窗下。老李的头发多了起来,两手拧在一起,准备将那人一顿好打。影子近了,细看,却是光棍杂三。

老李伸手揪住他的耳朵就往外拽。杂三扭头看到是老李,虽疼得眼泪直流,却不敢大声叫唤。老李一口气将他拽到二里地外的青石滩上,才松了手。却又一掌劈在脸上,骂道,让你骚情!这一掌实在有力,掴得杂三跳了起来,你个老不死的,你不也是来听房的么!那女人是你们家的么?

老李奇了,不是我们家的,是你们家的?杂三捂着脸说,看一眼能掉块皮么?听一下能死人么?看着老李,语气缓了许多,谁让你有眼光,找个菩萨来?我这心里实在是痒得慌!老李耸着肩膀笑了。这杂三。他伸手搂住了杂三的肩膀,兄弟,是男人,心里都会痒!杂三也笑了,我就知道你的心也痒了!老李摆手说,我是出来撒尿!

杂三笑得更欢,我也是出来撒尿。尿着尿着,就想那菩萨小佛了。看老李脸色缓和了下来,杂三说大哥你坐一会,我马上就回来。不等老李说话,他一路小跑,从家里拿了袋油炸花生米和一瓶烧酒。两个男人就着戈壁上的夜色吃喝了起来。喝着喝着,脸也红了嘴也歪了。杂三的眼泪哗啦啦地泻了下来,大哥,光棍汉的日子,苦——呀!老李拍拍他的肩膀,无语。

杂三瞪着红眼珠子,突然凑到了老李面前,一咧嘴,大哥,有句话

我说了就当是放屁!老李不解。杂三仰头又喝了一杯,趁着醉意说诳话,大哥,那小菩萨你就没想着给自己用?你是儿子娃娃的好汉一个呀。这就叫——英雄无好妻,赖汉占朵花呀!老李长舒口气,抬头看天,黑幽幽的锅底上凿出些能眨眼的洞洞。那洞洞似乎是老李胸中的不甘。

突然吹来一阵凉飕飕的晚风,冰得老李打了个激灵,拍拍杂三,兄弟,你喝多了。老李拽起杂三的身子,麻袋一样往肩上一放,就着月色进了村子。背上的那人虽然烂醉,嘴里却一声声地叫喊着,小菩萨,小菩萨……

说来也怪,心里没鬼,看啥都平整。这心里藏了鬼,啥都走了样子。自那次醉酒之后,老李的心里就藏了一个鬼。

早晨起来的碎荷在晨光中洗脸,灶间的碎荷在拿着锅刷洗锅,端饭上来的碎荷低垂着眼睫;给羊喂水的碎荷弯着腰身;正午往绳子上搭衣服的碎荷两手湿漉漉的;夜里饭毕,端来一杯酽茶的碎荷脸红扑扑的……老李心里有了鬼,自己家的女人就成了空气。来了走了,都看不见。

2

转眼八月底,眼见着天就变冷了。这一天,老李赶着毛驴车要去集上卖菜;嘎蛋被他妈带着去四棵姥姥家过寿,说是住上一夜才回来;小李照例出门放羊,送走了别人,家里就只剩下碎荷一个人。收拾饭桌,刷锅洗碗,喂小羊羔,洗衣晾衣,去菜园子里拔草。吃了块饼子当午饭,一直干到傍晚时分。

没注意,天色已大变。一阵黄风吹来,裹挟着风沙石子,旋在空中,发出噼啪响声。

碎荷是口里人,第一次见到这

么厉害的黄风,一时间愣了神。突然丢了手中的铲子,直奔回院中,看那晾起的衣服被风抛起又落下,摇摇欲坠。赶忙伸手扯下衣服,归拢了抱进屋中。又起身看了看院子外的栅栏,伸手晃晃,看关得牢不牢实。

这样折腾到夜间,家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回来。心里着急,当下就走出去,想站在路口等等看。却见杂三提着酒瓶子摇晃在风中,便上前问,三哥,看到嘎蛋他爸了吗?看到嘎蛋他叔了吗?杂三斜睨着眼,看出是碎荷,咧嘴笑了,将手中的酒瓶子塞给她,你喝了这酒我告诉你!碎荷看他不是诳人,笑了,三哥,我不会喝酒。杂三说,你看风这么大,心里急慌是吧?喝一口酒,哥哥我马上告诉你他们在哪里!碎荷看看天,风是越来越大。手中的酒瓶子就仰了起来,喝了一口。在杂三的喝彩中,就又喝了一口。

最后,被杂三抓住全都灌了进去。

杂三乐了,好妹子,嘎蛋他爸在集上被老乡拽着喝酒呢!嘎蛋他叔,我就知道了!看看风,咂咂嘴,肯定是搂着羊躲风呢!杂三摇晃着走了。手中的酒瓶子掉在了地上。碎荷的头突然就大了起来,脚下的路也摇晃了起来。进了家门,强撑着把丢在炕上的衣服叠起来。眼睛涩得厉害,浑身像是被抽了筋,头一歪,躺在炕上睡着了。

老李在集上被老乡拽着多喝了两杯,躺在毛驴车上回来了。幸亏是老驴识路,老李一路都是闭着眼睛睡回来的。事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推开东屋的门。难道,推开这扇门已经在他的梦里演练了千百回吗?那么顺溜,他摇晃着自己,一步步离开自己的屋子,转身却推开了兄弟屋子的门。他的身体里澎湃着酒精。这东西就是一团团闹腾的火焰,一寸寸的皮肤都被它点燃了,发烧了,灼痛了。他忘记了自己是人还是鬼。

他像鬼一样地推开了这扇门,摸着黑就上了炕。他知道,那圈里的羊没有回来,他那白脸的兄弟就没有回来。他想起杂三说的那句话来:英雄无好妻,赖汉占朵花!他自诩是英雄,他也认定了碎荷是朵花。打在甘肃老家头一眼见到她,他就知道自己的眼里再也放不下别的女人了。他掏出了口袋中所有的血汗钱,只为了这个女人。这个好看的女人。那个时候,他想,即便不是给自己说媳妇,每天能看到这样的女子,也算没有白活;可是娶回了家,眼前整日里晃动着女人的影子,那大腿,那奶子,那脸蛋,已经煎熬得他不敢抬头看女人了。

他心里有了鬼,自己就开始变成了鬼。

这鬼摸到了炕上,手就摸到了热乎乎的东西,浑身就都热了。男人就是这样,一热就啥也不知道了。

碎荷睡得快沉到底的时候小李回来了。他直接就上到了她身上。她懒得去管他,接着睡自己的觉。醉和睡眠使她把身子彻底扔给了他。但那不时出现的几丝疼痛使她的睡眠开始断裂。她口齿不清地抱怨一句:咋咬起来了?又说:轻点。

终于结了尾,她抽出身转向墙卧着。疼痛却不退去,一点点

把她的困意醉意都弄碎了。夜色浓黑。风吹打着栅栏上的木头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一缕月光从门缝里射了进来。炕上的女人突然醒了,一把抓到了灯绳。灰白的日光灯下,碎荷看到自己,当内衣穿的旧衬衣被撕开了怀襟,两个纽扣眼被扯破了。胸口的痛处火灼一样,一些被咬噬的红痕。再扭头一看,身旁是一张锅底似的黑脸。

碎荷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她直着嗓子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匕首般,要将那洞黑的夜划出个窟窿来。又听“扑通”一声,一个人滚下了炕。

老李瘫坐在炕下,傻了眼。看到女人披头散发地从炕上丢下件裤子,才知道自己做下了啥事情。哆嗦着转身穿上裤子,再转过身来时,眼泪就噼噼啪啪地掉了下来,嘴里絮叨着说,我该死,我该死!接着就用手捂自己的脸,一下一下,清晰响亮。

看炕上的女人胡乱地穿了衣裤后,呆呆的像座供佛,没有丝毫反应。老李就站起来,伸手来拉女人的手,让她来打自己的脸。可女人像是被触了电,一哆嗦,用力将他推倒在地,嘴里尖叫着,离我远点!

男人傻了,但很快,又从地上站了起来,走近了女人,再次将手掌伸了过去,让女人看个清楚——那右掌只有四个指头。

老李突然坚强了起来。似乎这四个指头是一种支撑,他找到了言说的根据地。他说,这指头是怎么没的?是铡刀铡的。为啥让铡刀铡了?是为了多干点活夜里没留神。为啥要在夜里多干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多挣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都送给了你的父母,让他们给你大哥说媳妇去。可是,我这手指头……老李哆嗦着,举了起来,从胸腔里憋出句话来:永远都没有了!永远都没有了!

碎荷听着听着,咬了咬牙,不哭了。

她在想那些祖祖辈辈就积攒下来的最野最恶毒的语言。她想喊出来,好让自己胸口闷着的这口气喷出来。可是她却脑子一片空白,张着嘴,动了动,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来。她的眼睛死死地横扫着,希望能找到点什么救命的东西。

一点银色的光透出了筐箩,那是一把大剪刀。她知道,那剪刀的刃虽然用了很多年,但却很锋利。她握了握手掌,捏成个拳头,又舒展开,一下子揭开了盖在筐箩上的布,抄起剪刀就朝脖子上扎。

她感到那剪刀如同她伸长了的指甲和牙齿,痉挛地发着狠劲,一下子就要进入到自己的身体里去。那透心的铁的冰凉,正要将她送去没有疼痛的地方。她心里是快活的,这日子,这屈辱,这荒诞,都将随着那冰凉一并消失。

碎荷并没有消失。老李劈手夺下了剪刀,不放回筐箩,反倒是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老李一横心,说话的速度也就快了许多。老李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如果你过不去这个坎,我死好了。我死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力。你瘸腿的嫂子和上学

的嘎蛋就没了亲人。你和我兄弟就可以分家单过,以后吃香的喝辣的都不要让那恹恹的娘俩看见,我就在九泉之下含笑了。我给恩人磕头了,我磕头了……老李捣蒜一样磕着头,眼睛却观察着碎荷。

刚才供佛一样的碎荷现在却变成了一摊泥,眼里依然没有泪,但像是走错路的孩子,突然没了主意。其实,老李自己也没什么主意。可是女人没了主意,男人就有了主意。

他开导着碎荷——在十一间房,这样的事情算不上啥事。那些睡小叔子小姨子的人都美滋滋的,睡个别人老婆,就像是吃颗糖。这里没有祠堂,没有王法,出门就是戈壁,走三五天都碰不上一个人,男人见了女人都格外亲,睡一睡也无妨。

老李甚至还想起了一个当地的风俗:如果看到路边有两条鞭子搭成十字形的样子放在一起,就说明在附近的沙丘或草丛里,有一对野合的男女。你就不能再往前走了,你一定要成人之美。人家想得开!何况我们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排屋子的东头西头,说起来都是一家人,不算是谁吃亏谁占便宜了……

碎荷突然大喝一声:放狗屁!老李吓得赶紧收回了舌头,看女人坚硬的脸上没有一点柔软,突然两腿就软了下去,开始磕起了响头,直磕得额头冒血,嘴里念叨着,你放我一条活路吧!你放我一条活路吧……炕上的女人咬着牙说,你也别给我磕头,要磕,磕给你兄弟!他若能放你一条活路,我也就……

话没说完,两股子热泪汩汩地喷涌了出来,可以闻到一股血腥味。这虽然是个半截子话,可老李却像死了一样硬在了地上,脑袋里一片空白。

门就被轰隆一声推开了。

炕上炕下的人都傻了眼,赶忙将衣衫收拾得入眼一些。可是晚了,一个影子走了进来,却不是站着的,而是蹲着的。再一细看,根本就不是人,是一只头羊顶开了门。

老李急慌慌下了炕,出门一看,羊都回来了,栅栏门没打开,一摊墨汁般散在院子里,黑乎乎一片。老李喊着小李小李,无人应答。又急慌慌进了门,说,你把羊赶进圈里,我去找小李。

炕上的人抹了一把眼泪,赶忙下来,哆嗦着穿鞋,打开栅栏,将羊群赶进了羊圈。又端了几盆水倒进黑木桶,看羊们挤成一疙瘩喝水的样子,知道它们渴急了。

羊都渴成这样,人呢?围着院墙找了几圈,连小李的半点影子都没找到。碎荷急得声音都变了调,呼在空中的“小李、小李”瘦瘦的,还没飘几米远,就被风吹了回来。转了几圈,碎荷两腿一软,坐在了羊圈的栅栏前,眼泪又汨汨地流了出来。

那边老李已经回来了,进了院门就开始找煤油灯。眼睛不敢看女人,只是说,从村长大吴那里打听来的消息说,今天戈壁壁上刮了一阵几年不遇的黑旋风,厉害得很,竟然把一棵胡杨树都连根拔了起来。

碎荷摇晃着站起来,那小李……会不会出事?老李不说话。碎荷跌跌撞撞地走进东屋,拿了放在窗台上的煤油灯,找了火柴,递给老李。老李接过灯,点亮了,看到眼前的女人突然变得恍恍惚惚起来,像是从哪部鬼戏中走出来的可怜人。

心里一酸,说,你快进屋吧,我兄弟一定是躲在哪个地方避风呢!我兄弟放了好几年羊了,戈壁滩就是他的家。他熟悉得很呢!你放心回去吧,我找他,一准能找得到!

碎荷听着,却依然站在灯影里。老李催促着,你回去吧,这里风大

……碎荷像是说给他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我不回去。我要等他回来!老李浑身僵住了,瞪着环眼看她。这个鬼一样的女人,赌咒一般说——我还有话要对他说……

老李提在手里的煤油灯突然抖了一下,几乎要掉到地上。腿脚全软了,只是没有跌倒。心里翻腾出万般惊涛骇浪。

这个黑暗中的女人似乎竖立起了头发,幻化成一头饿极了的母狼。这头狼,似乎并不会轻易放过伤害了它的人。老李听到心里扑通一下,好像什么东西折断了。他捂着肚子,扭曲着脸,提着那一簇摇摇晃晃的火焰,消失在了黑暗中。

女人碎荷一直瘫坐在院子门口。泪已经干在了脸上。风已经变得不那么紧了。初秋的戈壁滩,夜里很凉。女人伸出胳膊将自己环抱起来。遥远的天边是看不见的。遥远的家乡也是看不见的。没有一个人回来。只有风。越来越凉的风围绕着她的身子。

这么坐了一夜。

待到第二天嘎蛋回家后,发现婊子躺在地上的身子滚烫。急急地呼唤他妈说,婊子发烧了。发烧的女人一嘴的胡话。一直到了傍晚,院门响动,女人打了个激灵,突然从炕上坐了起来,马上就要穿鞋下炕,嘴里还唤着“小李,小李”。

门开了,进来了提着煤油灯的老李,却没有看到身后跟着小李。女人惨笑说,小李跟我闹着玩呢!我去羊圈背后找他!拦都拦不住,女人就出了门,绕着羊圈开始转圈,嘴里轻声呼唤:小李,出来!小李,出来!老李对着自己的女人喊,还不快把她拉回来!嘎蛋妈拽住碎荷,嘴里哄着她,说,小李回来了,已经回屋了。我们到屋里去找他。

进了屋,老李使了个眼色,让嘎蛋妈将碎荷安置在了炕上,盖上被子,才诉说了这一天一夜的寻找。据老李分析,风刮起来的时候不是从小开始往大刮,而是一下子就是黑旋风,连续不断的黑旋风。一下子就把人和羊群吹开了。羊们先是躲了一阵子,等待着小李召唤它们。可是小李很久都没有出现,就在头羊的带领下摸回了圈;小李不是藏在哪个山包下,就是哪个枯树坑里,或者被另一个放羊人带回他们的家。总之,小李连个影子都没有留在戈壁滩上。

碎荷听了半天,憋出了一句话,那么说,小李是死了?老李瞪了她一眼,喝道,可不敢这么说!

老李说,新疆的地就是邪乎。别的地方的怪事在新疆就不是怪事。

老李说,以前有个十一间房的人出门去借镰刀收麦子,刀是借到了,可是路过一片地的时候看到别人家的一片麦子已经黄了没人割,他看着着急,就割了起来。饿了就嚼点麦粒吃。麦子割完的时候,他看到了远处有一户人家,院子里空荡荡的没人,灶台上还有烧过火的痕迹,炕上也有被褥,可就是一个人也没有。他背着麦子放进了院子,等着主人回家,可是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他就开始自己刷锅做饭吃。

老李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主人不回来,他就出门收拾那块旷野中的麦子地。一铁锨一铁锨地把地给翻了后,冬天就到了。走过来一个女人,说是累了讨口水喝。喝了水后,这女人就不走了。他们开始搭伙过日子。一过过了几十年,炕上的娃娃也满一堆了。

老李说,有一天,他拿着把镰刀出门去,走了一段路就迷了方向,三拐四拐竟然又拐到了十一间房。他找到了自己的家,发现老婆娃娃还都等着他呢。别人问他从哪里来,他也说不清。他的手上,拿的就是那把要去还的镰刀呢!

这个故事听得碎荷张大了嘴,一下子握着嘎蛋妈的手问,嫂子,这是真的吗?

嘎蛋妈看看老李,点点头。嘎蛋妈说,新疆实在太大了,一个村子和另一个村子离得那么远。一个人见到另一个人也不容易。走出去后,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岔路。岔路上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外。走到了哪里哪里就是家,这就是新疆人。反正是已经离开了老家。在这里,也就无所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

碎荷的眼里亮起了盏灯。她想,也许,一天或者两天,迷路的小李就会回家了。想着想着,倒头就睡了去。

村长大吴推门进来。老李搓着手说,我兄弟,不见了……大吴摆摆手,我都知道了。又探身看了看碎荷,睡了?老李说,熬了一天一夜,着风了。

大吴就招呼着老李走到门外,详细地询问了昨天小李穿的是什麼衣服,几点钟出了门,啥时候发现人不在了,要不要组织村里人再去找……老李说他在戈壁滩上找了一夜一天,能找的地方都去了,少说也转了三圈,还是不见人。又说,说不定我兄弟躲到哪个地方避风,过上两天就回来了呢。

大吴拍打着他的肩头,你们兄弟我知道,心连着心,你三圈都找不到,别人最多找一圈,更找不到了。

老李拽着大吴的手说,还是有组织好呀!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大吴说,这个时候都是秋收的时候,家家都忙。那就再等等看?老李说,等等看。我兄弟会回来的!

3

十月的戈壁就要开始飘雪了。风一天比一天紧,干干地打在人的脸上,硬邦邦的。田里的麦子葵花早都收拾到了仓里,菜园子是更早就没了绿色,早都成了一片带着田垄的黄土地。只是这羊还得放,早晨出去得晚,晚上回来得早。

没办法,日头短了,怨不得人也想偷懒,早早就偎在炕上,吃烤洋芋,烤南瓜。这一天,大吴媳妇正往男人嘴里塞半块洋芋时,门响了,走进来一个带着寒气的女人。是碎荷。大吴媳妇倒吸了口凉气。

不单是这女人身上冷,眼见她瘦得眼窝深陷下巴尖尖,简直快没了人形。想到三个月前开脸时的水灵女人变成了这样,不

禁心里喊了声“作孽”!赶忙就下炕来,将女人的手拉着坐在了凳子上。

女人在戈壁上又站了一天。大吴忙着秋收,听旁人说碎荷没事就站在戈壁朝远处看,说是等小李回家。可这过了一天又一天,一个多月都过去了,小李却一直没有回来。

碎荷低垂着眼睫,咬着唇说,我男人,一定是……死了!大吴皱起了眉头,顿了顿,燃起根纸烟,吐了一口,我看,还是报案吧。大吴媳妇也点头,人命关天,可不敢马虎。大吴瞪了媳妇一眼,又顿了顿,小李没啥仇人吧?碎荷傻了,仇人?大吴说,照现在的情形,不是迷路这么简单……碎荷的眼泪就哗哗淌了下来,我男人是个不惹是非的人,哪里有什么仇人!

大吴点点头。小李的为人在十一间房也算是有口皆碑,是个文气的人。可这世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不把别人当仇人,别人把你当仇人;再说,这戈壁滩上地广人稀,从哪里走来个流浪汉,见了小李想劫财,两人斗起来,你死我活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还有那风……口里人自然是不知道戈壁上的旋风多么可怕,随便一棵大树都能连根拔起,把一个人吹到哪个沟沟坎坎里憋死撞死的,也不算啥稀奇事。可是这些话,大吴却又怎么能对眼前这个抖动肩膀的弱女子说出口呢?

大吴媳妇递给碎荷一块湿毛巾,说擦擦脸,看你瘦的!碎荷再次抬起脸望着大吴时,竟然使这个男人的心抖了一下。只是那么一抹,这个女人的动人之处就流露了出来。如水如柳,活脱脱一个仙女下凡,眼睛里却没有一点渣滓,只是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盯得那男人手里的烟头抖了一抖。

大吴挥手说,我明天去乡里报案,你要放宽心……看女人走出门,

大吴媳妇叹息道,她的命咋这么苦!
大吴瞪了女人一眼,突然有一股无名之火乱窜,吼道,管好你自己!

碎荷走在林子里。其实,从大吴家到自己家,原来是有一条小路可以插过来的。可是碎荷还不想回家,就顺着大路走到了林子里。这里有戈壁滩上没有的一大片阴影。女人是害怕阴影的,可是现在的女人碎荷,却想将自己的脸,自己的身体完全埋藏在阴影中去。

她是想找个大哭的地方。在家里,在院子里,在田里,在任何一个有人的地方,她都没有办法尽情地哭泣。她看着自己的身体像个水袋,储存了越来越多的液体,已经到了快要胀破的地步。她必须给那水袋上来一刀放放水,才能让自己轻松起来。

黑暗中,碎荷坐在了一根木头树桩上,开始给自己松绑了。先是嚤嚤的小声啼哭。越来越大。是这片哭声惹得身体深处的那些海水都翻腾了起来,一波接着一波,汹涌澎湃,以至于到了后来,简直是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哭声引来了出门撒尿的杂三。光棍汉就是闲时间多。听到女人哭,心里就痒痒起来,寻着就走了过来。透过斑驳的月色,看到那林子里的女人起伏着肩膀,突然就勃发出伟人的感觉,似乎要想将自己的全部温情都奉献了出去,以求得女人展颜一笑。杂三将手搭在了碎荷的肩头,嘴里喃喃地说道,妹子,别哭了……

碎荷猛然站起来,一扭头,看到林子里突然冒出个男人,惊得头发都竖了起来。杂三赶忙说,妹子别怕,我是杂三。听到哭声我就寻了过来……

碎荷辨认了一下,确实是杂三不是鬼,腿一软,跌倒在了地上。杂

甚麽?



甚么?

三看女人吓瘫了,赶紧俯身去扶,手却被女人打了回来。女人自己撑着地,站了起来,扭身就走了。

杂三突然一个激灵,赶忙紧走了几步,跨过女人,堵在了她的前面。女人站住了,眼睛逼视着他,不说话,却从旁边的树上拽下根棍子来。女人是想要打狼。打色狼。女人是死都不会让色狼咬一口的。看女人这么坚贞,杂三一下子软了,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杂三求女人嫁给他。杂三没想伤害女人。只是看女人日子难过,自己也不易,倒不如两个人搭伙一起过。杂三说,只要你不嫌弃我是单个的光棍就行!杂三说,我会像菩萨一样把你供起来的。女人突然笑了。在月色下,咧开嘴,嘿嘿嘿地笑了。直笑得杂三毛骨悚然,头皮发麻。

女人说,我男人生死不明,我咋能嫁给你!杂三说,这么大的戈壁滩,一天不喝水就渴死了,你要等个僵尸回来呀!女人突然

扑到他的身上,开始拳打脚踢起来,嘴里骂着,你才是僵尸!杂三不是打不过女人。可现在,却由着让女人的巴掌劈下来。

杂三说,你打吧,打打你心里就不苦了!

女人却住了手。愣愣地看了一眼男人,突然将手搭在了男人的肩上,又开始号啕起来,我的命——咋这么苦呢!女人的泪水流满了杂三的脊背。杂三自己也哭了,哭得像是才死了媳妇的男人那样伤心。

碎荷病倒了。自从大吴带着乡里的公安在戈壁滩上转了一天回来后,碎荷就彻底病倒了。大吴摇着头从老李的屋子里出来,跺着脚,啐口痰说,球,连个毛都没找着!老李看着院子外面停了辆警车,眼神直勾勾的,憋出句话来,受累了!大吴说,要不是你弟媳找到我家说男人死了,这大冷的天,谁还往戈壁滩上跑!老李喘了口气,碎荷,去你家了?

大吴招呼着那几个穿制服的人去他家烤烤火再走。迈出院子门时又一回头,老李呀,你家的事情可算是有个交代了!老李愣愣地说,咋么个交代?

大吴说,我们可是认真负责地找了一圈。现在戈壁滩都冻硬了,雪一下,啥也看不见。人是没找着,就先当失踪处理吧。看看明年春天有没有啥动静。过了春天,就定案了。又努努嘴,你那弟媳妇,可是个心重的人,你做大哥的,可要好好劝劝。饭不能不吃!老李点头。眼看着那几个人和大吴勾肩搭背走了。

小李没有回来。再也没有回来。一阵风,就可以让一个人消失。在戈壁上,只需要一阵风,在人多的集市上,风也许只能旋起几个塑料袋子;可是在空旷的戈壁上,一阵风就是口锅,一口张着大嘴的锅,把一切都能吸进去。风沙、树枝、苕苕草……和小李,都被风收进了那口锅里,不见了。

又找了一天,连个脚印都没看着。

戈壁滩如果不大,那叫戈壁滩吗?除了那些大大小小的藏在地下的坎儿井外,戈壁滩就是一片裸露着胸膛的坟墓,啥东西都能被它吞噬下去。包括小李。小李终究没有回来。碎荷口吐鲜血,病倒了。

嘎蛋妈坐在灶火前烧一大锅水。水开了,揭开锅盖,嘎蛋妈把自己罩在水汽里,半天都不想出来。这水汽朦朦胧胧的,隔着一层薄薄的纱,似乎把一切都能抵挡在纱之外。她愿意躲在里面,永远不出来。不出来,就听不到村里人嘴里的闲话。不出来,她就不用瘸着腿躲在拐角偷着抹眼泪。

碎荷病了。软软地躺在床上,起不来。家里的活,都是嘎蛋妈一个人干的。这些日子,老李是够忙的。先是收拾菜园子、收拾大田,再去戈壁滩放羊,脸都瘦下去了一半。羊知道老李不是小李,可羊要吃草。一天不吃还行,几天不吃,羊就全蔫了。羊蔫了,就等于丢了李家的钱匣子。钱呀钱!嘎蛋开学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可还欠着学校的学费呢。嘎蛋妈心里屈呀。

当年老李刚到新疆,自己一身烂衫,还带着张嘴吃饭的兄

弟。有人介绍四棵树的女人,老李也就点头了,说,是个女人就行。如若不是腿瘸,嘎蛋妈也不会剩到那时,单等着嫁给这样一个盲流。可这盲流有劲,干活吃苦都行。

结婚后,老李名正言顺地把自己和兄弟的户口迁了过来,在村子里分了地,正正式式地成为了新疆人。没过两年,攒了钱,就在十一间房盖了房,开了荒,索性就搬了过来,独门独户地过起了日子。

这倒是让四棵树的人都瞪圆了眼珠子。行呀——甘肃盲流有一把刷子!

辛苦挣了些钱,老李说要给兄弟讨婆娘。给兄弟讨个婆娘不是啥事,可老李却心高气傲,要讨个好的。说自己那个时候穷,讨了赖的,让外乡人都笑话死了,可不能让兄弟再受这个罪。讨好的容易,大把的票子花出去,自然有人愿意跟了来。

这些年甘肃老家虽说也富了,可靠天吃饭的山区哪里能和有坎儿井浇地的新疆比。那些口里人提起新疆,还是满脸欣喜的。至少,新疆能吃上白面油饼。老李就这样出了门,拿着他们这些年积攒下的全部家当,带回来了一个碎荷。

碎荷是不错。那些钱似乎也花得值得。可嘎蛋妈怎么算,那好处也是落在了小李身上,和老李,和她,和嘎蛋,有什么关系?家里还多了张吃饭的嘴。村里也多了些闲汉子的碎话。可钱都花了,还能有啥说的?看着兄弟脸上有光,老李自己也乐得跟当了一回新郎一样。

嘎蛋妈自碎荷进门后,照镜子的次数比平时增加了五倍还多。可是咋照,那镜子里的女人都是一棵老玉米。再看那碎荷,不用照,都是一株红高粱。老玉米没有遇到红高粱的时候,尚且能支撑一棵玉米最后的尊严;可在一株红高粱的映衬

下,玉米显得那么干瘪,高粱又是那么饱满。这让嘎蛋妈的心里捣翻了大醋缸。

嘎蛋妈心里一层层地堆积着风暴,想着如何刮起来,让他们分家单过去。这场风暴还没有刮起来,就来了一场更大的旋风,一下子把小李给刮跑了。眼见着小李回不来,那些过去讲的故事都成了虚泡泡,碎荷就找了大吴报案。可这报案和不报案有什么区别?都是到戈壁上去寻人。老李寻了一天一夜都没寻到,几个不相干的穿制服的人去寻,就能寻回来不成!嘎蛋妈怨恨着碎荷给李家招来的这些是非,可看见她口吐鲜血,歪倒在门槛上的样子,又急出了一身汗。

这走了一个劳力,累得老李半死,现在又多出个病人,更是个花钱的罐子,她这日子可咋过下去!

嘎蛋放学回来,还没有掀开西屋的帘子,就听见老李的声音大得像打雷,要把房顶给掀开个洞。老李忙完秋收忙放羊,又渴又累,人更黑了,话也更狠了,说着说着不耐烦,挥手就给了女人一巴掌,打得她泪水直流。

这可是嘎蛋妈第一次挨打。以前老李虽说脾气火爆点,但没有动手打老婆的习惯。可是这一次,一掌下去,是四道黑黑的手印。

再看老李,眼里充斥着血,浑身抖着,鼻孔里冒着粗气,像一头要被拉出去宰杀的牛。嘎蛋妈捂着脸,号了起来。老李又举起手掌,再号,我打死你!看那蒲扇般的大黑掌,嘎蛋妈闭上了嘴。

老李点了根莫合烟,猛地吸了几口,说出了个想法:让嘎蛋退学回家去放羊。一来可以省下交学费的钱;二来可以顶个人用。老李说,要让他这么整日去放羊,这家里就算是散摊子了。冬天可以熬一下,等开

春了,那菜园子咋办?那大田里的活咋办?你一个半残废,我不干,难道你去干吗?!

嘎蛋妈被戳到了疼处,嘴巴一咧,又开始号啕起来。嘎蛋妈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让儿子退学。自己没文化,腿又瘸,这辈子算是毁了,咋能让儿子也跟着毁了呢!不让儿子上学,她这一天忙活得都有什么劲!她情愿死了算了。

老李从鼻子里喷出股浓烟来,儿子是你一个人的儿子吗?我难道不疼儿子吗?可现在明摆着有道难题算不出来。怎么算?

嘎蛋妈盘算了半天,也没算出个好办法来。说,我先去四棵 tree 借点钱,把学费交了,等明年春天,我去放羊……

老李听了直笑。借钱,打死他都不会让老婆去做的。他是个要面子的人。让瘸腿女人去放羊,别说是村里人笑话,单是那跑动一天的羊群,也会把一个活人累得半死,再别说是一个残废!老李撇撇嘴说,这个办法很不好。嘎蛋妈没辙,又号啕起来,直喊我那苦命的儿,你的命咋这么苦!嘎蛋在门外站了半天,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转身到了东屋,推开了门。

天色昏黄,从天窗透出点夕阳的余晖照进了屋子,满屋子里都是柔嫩嫩的。炕上没人,碎荷已经下地了,正坐在木桌前梳头。黑黑的头发像股水,从她的指缝中散开,又聚合在一起,盘旋了上去,在后脑勺堆成座山。镜子里头,多了一张孩子的脸。脸上,多了两行泪水。碎荷一扭身,将孩子揽在怀里,摸着脑袋说,谁欺负你了?给婶子说说。碎荷身上热烘烘软绵绵的,嘎蛋抱着好舒服。嘎蛋抽泣着说,婶子,我想上学。

碎荷明白了。

这东西屋子离得这么近,那些话,碎荷早都听见了。她脱鞋上炕,从被窝后面翻出个包袱,又拿出个手帕,带着嘎蛋来到了西屋。

西屋里冷冰冰地坐着两个人。见碎荷进来,老李的烟头抖动了一下,几乎烧到了自己的眉毛。忽地就站了起来,喃喃地说,他婶子,你咋下地了呢?碎荷不搭话,却顺手拉开了灯。房间里刷地一下黄了起来。一切都罩在了晕黄的光中。碎荷的身上头发上睫毛上都笼罩着这光。她走到桌前,将手中的包袱解开,是一对玉镯子。是她唯一的陪嫁。

碎荷轻声说,给嘎蛋交学费。

老李直愣愣地摆手,不行。

碎荷说,不行也得行。

嘎蛋妈的眼睛瞪了个滴溜圆。这些话从碎荷的嘴里出来,好像带着千斤重量,心里翻起了阵阵陌生的滋味。她竟敢对这一家的男主人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在十一间房,男人是啥?是房梁下的柱子。是地里的耙子。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这个碎荷……她的心里抖了一下,眼见着自己的男人就软了下去,埋下头抽烟,被呛得说不出什么话来。

嘎蛋妈站起来,一把拉住碎荷的手,他婶子,不敢这么做!这

是嫁妆!碎荷看着那对玉镯,是爹娘给她的一个念想。她突然笑了,哑着嗓子说,人都没了,要这点东西有啥用?不如换点钱,让孩子念书去。又一转身,对老李说,大哥,就这么办吧。碎荷摇晃着出了门,脚下像踩棉花似的。没走两步,就身子一歪,跌倒了。

4

十二月的毛腊风刮起来的时候,雪已经很厚了。再忙碌一个月,就是春节了。这个时候的十一间房是一个童话的世界。雪覆盖了一切。屋顶,道路,林子里的树木,还有那铺展开去的戈壁滩。到处是虚虚的雪,到处是森森的白。从学校里回来的嘎蛋转过一条路走近十一间房,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

还有人在哭。走近了一看,竟然是一个人躺在雪地上。活人躺在雪地上一定会冷。现在那人一定也感觉不到冷——因为她死了。是大吴媳妇。拎了个桶子去坎儿井提水。提水的人多了,舀水的地方就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脚一滑,就掉进了沟里。沟不深,但水很冰,一下子就抽筋了。女人在水里呼喊着救命,等救命的人来了后,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呼喊。

大吴哭丧着脸,呆呆的。他媳妇娘家是四棵树的,人家把一个活脱脱的女儿嫁给了他,是看着他是村长的面子。可现在,活人成了死人,他如何向丈人交代!虽说媳妇没有生下一儿半女的,可也是方圆几十里地的贤淑女人。就这么一个转身,人就没了。

大吴终于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媳妇的腿旁边,哭了。旁边的人拽他说,节哀顺变!他甩了甩,依旧扑倒在女人的腿上,号啕不止。

嘎蛋旋风般吹开了碎荷的门,看婶子躺在被窝里,脸色红润些了,就问,啥叫节哀顺变?碎荷一惊,说从哪里听来的这话。嘎蛋就把刚才在外面看到的场景描述了一遍。他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就是弄不懂这四个字是啥意思。上了学,老师总让他们动脑子。现在,嘎蛋的脑子就动在了这四个字上。

碎荷爬起身,看着嘎蛋,拉他过来坐在炕沿上,摸了摸他的后脑勺,这四个字就是,如果有一天人死了,旁人不要哭,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嘎蛋说,可大吴叔叔哭了。碎荷说,因为大吴叔叔不是旁人,是亲人。嘎蛋说,你死了,我就会哭的。你是我的亲人。碎荷的手从男孩子的后脑上放了下来,嘴里喃喃地说,我死了?我死了?

嘎蛋看着她发愣,害了怕,拽她的衣袖说,好婶子,我是打比方。你可不敢说给我爸听。他又要打我了……碎荷说,你爸原来就这么大的脾气?嘎蛋说,以前我爸脾气可好了。可现在,不是打我妈就是打我,整天黑着脸。我一看见他就害怕……碎荷说,好孩子,别怕,他是你爸,咋能不疼你。你爸是事情太多,累了,心就烦,你可不能怨他,他也不容易……

嘎蛋点点头。

村长媳妇没了。十一间房的男女着实忙碌了起来。女人们把扯来的白布撕开,做成宽约一尺多的孝布,长得都拖到了臀部。男孝子的孝布是一头对折缝住,形成一个三角帽形,戴在头上;女孝子的孝布,一头穿缝一根麻绳,箍在头上,耷拉的一头搭上去,哭丧的时候拉下来遮脸。

孝布也分辈分的。儿女辈的,在孝布额部向里缀一块红色的三角布;孙子辈的,在孝布额部向外缀一块红色的三角布。

大吴媳妇没儿没女,来的人多是腰间系上一根孝布,倒是大吴穿了孝衫孝裤,背上还背了用麻皮编织的麻套,尾部一大嘟噜宽而粗的麻,拖在了地上。是一副披麻戴孝的样子。见了丈人一家就磕头谢罪,说没把你家闺女养好,我该死呀!丈人一家本是窝了一肚子火来闹事的,见女婿这般大礼,无话,当下抱头痛哭,只叹命不好,也就风风光光地将女儿埋在了戈壁滩上作罢。

老李忙着和一千身强力壮的男人们先去挖坑。这冬日的坑可不好挖。老李选了个地方,说是风水好,大吴没心情亲自察看,也就点头说好,一切按照老李的意思办。老李端着黑脸走在戈壁上,倒着实享受了一回领导权。他自己也干得后脊背透湿,跟着干的人虽然嫌苦有怨气,但看老李自己那样,也就咽下话来一起干。

嘎蛋妈更是忙得滴溜转。先是四棵树来的人都是她的娘家人,她心里就亲。再就是指挥着婆娘们和面蒸馍馍,将杀了的猪羊去皮洗净,放在大锅上煮,又从地窖里掏出些洋芋红萝卜来,洗净切好,以备大师傅炒菜用。两只手放在水中,已经肿胀了起来,没了感觉。

嘎蛋放学回来,就去大吴家找

他妈,吃上一口热馍馍,几块煮熟的肉。吃着吃着,抬头问,我婶子吃了么?嘎蛋妈说,我一会儿烧碗鸡蛋汤给端了去。她哪里能吃下去大肉块子呢!嘎蛋放了心,和四棵树来的同学一起去屋子外面打雪仗去了。

手里端着钢精锅,里面漾着黄灿灿的鸡蛋花,怀里还揣着两个热馍馍,嘎蛋妈一瘸一拐地走过雪地,望见了自家院的院墙。这两天只顾着忙碌大吴家的事,倒是把自己屋里的病人给慢待了。心里愧疚着,脚下却不敢加快。这戈壁上的雪一下,就是一层擦一层。前面的雪积得成了冰,后面的雪接着下在冰上。远看着雪是虚的,可没准哪个地方就是一块结着冰的地方。一步三喘,走进了院门。

看了一眼圈了的羊,都饱饱地卧着;再看了看大黑木桶里,还有一点结了冰碴子的水底子,想是碎荷给羊喂过水了,就推东屋的门。门没开,像是被东西顶着了。嘎蛋妈心里一揪,赶忙把锅放在了地上,凑到窗户上看,却见女人正往屋子的大梁上吊一根绳子呢!

当下急得脸发白,找了根粗木头,一撞,将门顶开,将碎荷要往白布上塞的脑袋拽了下来。碎荷脚底下的凳子翻倒了,跌坐在地上,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嘎蛋妈说,你咋能这么想不开呢!你是嫌你大哥在戈壁上挖一个坑不够咋的?

碎荷一把抱住她,耸动着肩膀,嫂子,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嘎蛋妈捋捋她的头发,将她从地上拽起,用手拍拍打她裤腿上的尘土,扶她上了炕,又从门外把鸡蛋汤端了进来,舀到了碗里,从怀里拿出用手绢包好的两个馍馍,放在炕桌上,催她吃。

碎荷手里拿着馍馍,眼泪就滴到了汤里,嫂子,我实在是吃不下。

你说这小李,到底是死还是活呢?嘎蛋妈说,人呐,都有不顺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走那条路!那是绝路呀!嘎蛋妈说了很多。那些时候,她和老李刚来到十一间房,这里啥也没有,只有一些老屋子的旧墙断壁,可是他们就是靠着两双手开始干起来的。盖了房子,种了地,还有了一圈羊。为了娶弟媳妇,老李没日没夜的干,干完自己家的活还出去打工,把手指头轧了都没有休息过一天,为了啥!

现在,你咋能说走就走呢!你这样一走,对得起谁呢!再说你那爷奶爹娘都在世,咋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这样说着说着,碎荷那冷却的心却突然又有了活气。想到自己离开家不到几个月,没有给父母写信寄照片,已经属于不孝;现在这么一走,不知道他们该有多么伤心,一定会难过得自责;而村里人也会耻笑她家,说是卖女儿卖到最后,女儿自杀了!这简直是让她家的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呀!

就是那么一个弯,绕过来就好了。

碎荷啃着馍馍,喝着汤,对嘎蛋妈说,嫂子,都是我一时糊涂。感觉那大吴媳妇在向我招手,不知咋的,就想起了这一步。嘎蛋妈给她盖好被子,说想通了就好。说不定明天,他叔就回来了呢!嘎蛋妈惦记着去看锅里的肉,端了空锅就走了。

躺下去的碎荷,眼前朦朦胧胧的,似乎又回到了家乡那片山坡。虽然靠天吃饭的日子是穷,可景色却绝好。小雨过后,山上是一片浅浅的黄绿色,像是小鸡身上的绒毛。可这绒毛怎么这么痒痒,似乎挠到了脸上。一睁眼,吓了一跳,眼前是光棍汉杂三在喘气。那粗气一直吹到了她的脸上,让她感觉到毛茸茸的痒。

杂三倒是坦然,举起手中的一个油纸包说,你别怕,我是给你送肉来的。

杂三和老李他们一起在戈壁上挖坑,回来后吃席,他偷着跑到灶间包了块红烧猪蹄,给碎荷送过来。他是留了个心思的。看到老李喝得舌头发直,而他那瘸腿的婆娘在灶台忙得像个蒸汽车人,嘎蛋和同学们打雪仗,就想着那炕上的病人或许还没吃饭,就偷着跑了出来。

看碎荷睡着了,咋看咋好,简直就是一尊美佛,当下心跳加速,气也就喘不匀称了。这会子他像个主人,起身给碎荷倒了杯水,说起了他们在戈壁上打坑的事情。杂三说,你说怪不怪,老李就让我们在东头打坑,不去西头;可是我听人说呀,女人是要朝西头的。我就小声说了那么一句,你家那黑脸的哥哥就要跟我急,伸出黑巴掌就要劈下来,吓得我赶紧说,你说打哪儿就打哪儿吧……

碎荷有些日子没有出门,并不想知道外面的事情,可一听戈壁滩上的事情,想着或许能听到点跟小李有关的讯息,也就脸色放平和了许多,还问,后来呢?杂三看女人露出关切的样子,得意了,说得更绘声绘色了——

老李一意孤行,将坑挖在了一个背人的东头。他是领了村长

大吴的令,谁敢驳他!那就挖吧。最可笑老李,手都磨出了血还不
停,汗都湿透了后背。难不成村长媳妇的坑,就得这么挖才成?突
然,碎荷说,西头都是些啥地?杂三愣住了,想想,也没啥,和东头
没啥两样呀。又想了想,就是有几条废弃的坎儿井。

碎荷却听到了心里去,有坎儿井?杂三说,现在雪这么厚,都
把洞口埋起来了。要想挖井,也得等到明年春天了!碎荷叹了口气。

杂三看她一脸恍惚,将炕桌上的肉打开来,推到她面前,快
吃,可香了!女人抗不过,拿起来咬了一口,却突然皱起了眉头,
丢下肉,头朝着炕下的盆吐了起来。也只是干呕了几声,吐出了一些黄水。

躺了下去,脸色一片雪白。突然又有了一阵恶心,马上爬起来,
又对着盆子吐了起来,依然是一些黄水。杂三愣住了,盯着碎
荷看,嘴唇动了几下,妹子,你该不会是有了吧?

碎荷的身子一直不舒服,总是感觉软塌塌无力,原来只当是
因为小李失踪,身子就垮下来了,突然想到这个月还没有见红,
眼泪花花马上就滚了出来。她真想放声大哭,肩膀却一耸一耸的,
将那哭声切成了好几段。

碎荷用手捶着自己的肚子,一声声喊着小李,你咋就不回来
呢!又抹了把泪,开始穿衣服,说要去掉这个孩子。这个没爹的
孩子。杂三拉住了她,说不行不行,一个女人咋能没有个娃呢?杂
三说,小李现在是生是死,谁知道!现在不要娃娃,等小李回来
了,你会后悔的。杂三说,万一小李不回来,我给这孩子当爹好
了!又凄惨地一笑,只怕你看不上我!

5

腊八要喝扁豆汤。扁豆不容易煮熟,嘎蛋妈在腊八头天的夜
里就开始淘洗了下锅煮熬。煮时要放点适量的碱,这样煮出来的
粥才能成为糊状,颜色却是紫红的,再打个面汁,炸个清油葱花,
喝起来十分爽口。嘎蛋一连喝了两碗,直喝得两腮红亮。

这样的稀粥还要留一些,供下午下面条吃。面条沾了粥汁也
变成了撩拨食欲的肉红色,吃起来别有风味。碎荷吃了一大碗
面,脸红扑扑的又有了暖色。

这腊八过后,十一间房的村人正式拉开了过年的序幕。劳累
了一年的人们,不惜财力物力,为过年做准备,又繁忙又亢奋。难
怪哈萨克牧人看到这种情景,不无戏谑地说:汉族人一喝腊八
汤,脑子就混了,加油加油地花钱,一直到清明才清醒过来,到先
人的坟上哭上一场,才开始细心过日子。

其实,早在秋收时节,十一间房的人就想到了过年。萝卜下
来了,拣好的埋在湿地里,结冻时转埋在地窖里,保存鲜活好过
年拌馅子。麦子下来了,也拣好的留了过年。

至于肉类储备,杀了冬羊,剔了骨头,把精肉用羊皮打成一
个四方的包,冻实了挂在库梁上,到了正月里吃起来跟刚宰的一

样新鲜。女人们忙着蒸年馍。家家有一副大笼屉,可以蒸大白馒头和颜
色各异的花卷。还要烧锅盔,炸油饅子,其次是拌馅包饺子,只有肉加红
萝卜两样,但拌得特别多,足够吃一个正月的。拌好了,便团成小西瓜大
小的馅团,冻硬了备用。

这一天,老李套了毛驴车带着嘎蛋妈去办年货。嘎蛋也闹着要去,
老李摸着他的后脑勺说,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嘎蛋却喊婶子一起
去,碎荷说家里活多着呢!嘎蛋跳上车后,一家人在叮当当的响铃声中
消失在雪地上。

碎荷把西屋东屋的墙上、顶棚上都细细扫了一遍,炕上的毡子撤
出去铺在雪地上用柳条抽打,让灰尘都落在了尘土里,又将被褥都拆
了,泡在大盆里准备洗,突然感觉到腰疼,就住了手坐在凳子上歇息。
突然听到外面有羊“咩咩”叫的声响,想起今天老李没去放羊,羊一定是
又饿又渴。出了院门,看圈里的羊都伸长了脖子。

小李不在了,这些羊就像是没了魂的影子,一个叠着一个,恹惶得
很。赶紧端了盆水倒进了大木桶里,又到草料堆里刨了一捆干草放进槽
里。转头看那木桶里的水,已经被羊喝了个干净。一堆埋在雪地下的塑
料袋被羊拖进了圈里,急急地舔那袋子上的积雪。碎荷索性拿那些袋
子,一一对着木桶抖了几下,将袋子上的雪全都抖落到桶里去。

洗了被褥后,碎荷躺在炕上想歇息一会再做饭,可是头一挨枕头,
就昏沉沉地睡去了。这种睡眠是乌云压顶般,黑乎乎地就将她周身全
部罩住,一点也动弹不得。

是女人的哭声把她惊醒的,那哭声一句接着一句,像是滑过手臂
的刀子,带着绝望的挣扎和无助。碎荷下了炕,出了门,看到嘎蛋妈跪在

羊圈外,一下一下地在磕头,额头血红血红的,还不停止。旁边的老李呆成一个黑雕塑。嘎蛋哭着去拉他妈的胳膊,却被女人推倒在了雪地上。看碎荷出了门,这平日里沉默的女人终于眼里喷出了火,咬着牙低低地吼道:丧门星!

老李过来拉她起来,胡说什么呀,你!女人甩开男人的胳膊,一步步走向碎荷,猛然往地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你要害人害到几时呀,你?碎荷傻了,还是不明白,嫂子,你咋了?女人突然仰天大笑,我咋了,你把我的心都给剜去了,你还说我咋了!女人连哭带骂地指着羊圈说了半天,碎荷才明白,嘎蛋妈的意思是当初为了娶你,我这羊就少了一大半,现在,你又把羊都喂死了,你真是个害人精呀。

碎荷急跑两步探头进去,羊都口吐白沫,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果真是死了么?全都死了么?碎荷不相信,中午还活蹦乱跳的羊就一个也不剩地全死了?

老李拾起个袋子说,你咋能把化肥喂羊呢?

碎荷当下心里就轰隆了一下,记得自己是把袋子抖搂了几下,为了让那积在袋子上的雪变成水给羊喝。可现在,她啥话也说不出。麻木地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听外面的女人还在号啕大哭。老李不耐烦地说,死了好!死了省得我去放了!

女人却跳了起来,指着东屋说,今天把话搁在这里,有我没我,有我没她!她在一天,我这日子就背一天。让她走!

老李伸手就抽了女人一耳光,翻天了你!这个家里,啥时候有你说说话的份?她是我花钱娶来的,你说让走就走啊?女人的眼都红了,不让她走,你准备留给谁呀?她不走,我走!男人又要捆女人,可手掌却被女人

一口咬住,两个人厮打了起来,滚在雪地上。突然听到耳旁有什么东西摔碎了,爬起来一看,是嘎蛋将手中的一个喝水的瓷碗摔在了地上,又捡起一块尖锐的碎片,往腕子上猛地划了一下,血当下就渗了出来。

男人和女人都惊呆了。

嘎蛋哭着喊,我不让婶子走!我不让婶子走!女人似乎是清醒了过来,冲进西屋找来纱布裹起了伤口说,不走不走……男人和女人哄着孩子进了屋睡下,又忙活着找出块糖来转移他的注意力。这个时候,东屋的门开了。碎荷提着个小包袱,就出了门。她一阵风似的走过了戈壁,走上了一条厚厚的雪路。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一直一直说,这个家,不能呆了!不能呆了!

天发黑了,碎荷还是没有回来。

这一家大人既是痛心那娶女人花的银两,又害怕儿子醒来后闹着找婶子。两个人分别出门找了一圈,回来后,除了带来一阵冰冷的寒风外,脸色都是破晓的银灰。女人在灶间做晚饭,偶尔抬头看到晾在院子里冻得硬邦邦的被褥,一片片,像是冤屈的招魂衫。男人窝在屋子里,心跳得厉害。一万种可能都想过来了,最恐怖的一幕也盘算出来,似乎自己离那个赎罪的日子不远了,烟抽得更加猛烈了起来。

天黑下来的时候,碎荷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大吴。大吴是一个人无聊,去城里找老乡喝酒办年货,提了包从汽车站出来,看到蹲在门口缩成一团的碎荷,当下决定要带她回来。大吴是村长,一说话碎荷就不能不听:你的户口都转过来了,是我们十一间房的人。就是要走,也不能这么走。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是不能这么办事情的。大吴还说,人家李家为了娶你把家底都搭上了,你现在拔腿就走,咋样也该对人家有个交代吧……

从那破败车站里透出点昏黄的光,照耀在女人的头顶上。女人抬起低垂的眼睫,直直地瞪着眼前的男人。从他的嘴里,说出了一些冒着人气的話,那已经结了冰的五脏六腑又开始生生地痛了起来,眼泪就不自觉地润湿了。这含着水汽雾气的眼神瞬间让注视她的男人热血沸腾起来。

这女人,似乎有一种魔法,一下子就能摄住男人的脆弱。大吴盘算,这十一间房本来就没有几个入眼的女人,咋能眼见着这尊小佛走了呢!别人不知道没有女人的苦,他大吴这些日子可是尝尽了!

碎荷回来的样子把老李唬坏了。她的一双眼完全是被碾死在车轮底下的母兔似的。她就拿那样的一双眼看他。实际上她并不是看他,只是他走入了这双眼的焦距,流散成一摊黑暗的焦距。女人累了,躺在炕上就瘫了。

嘎蛋妈进门,将一碗卧了荷包蛋的面放在了桌子上,嘴里说着我该死的话,她不答。再问她吃饭吗,她更紧地闭上了眼睛。嘎蛋妈把落在地上的一角被子拾起,拍打了几下,替她盖上。碎荷



有了声音。碎荷是另一个声音。她说让她活上几个月吧。她生了这个肚里的孩子就死。

她说,她想过了,她就是丧门星,她该死,可这个孩子,不能跟着她一起死啊……

嘎蛋妈惊叹地说,你有了?

大吴走到院门外,却又回头跟老李交代,再不敢让碎荷受委屈跑了。她男人的事情现在还没有结案,女人又出了事,他们这个村子的名誉何在!他这个村长的脸面何在!

看老李捣蒜一样点头,又望了望那闪烁着灯光的屋子,大吴轻声说,老李呀,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光棍汉日子难过呀!老李惊了一下,抬起头,望着这个新近成为光棍汉的男人,身子哆嗦了一下,没吭声。

一声炮仗炸响了春节。虽是小村庄,倒也被红灯笼红对联照

耀得热热火火。娃娃们都穿了新衣服,给长辈们磕完头拿了压岁钱就跑出院门放炮。女人们忙着往锅里下饺子,要么蘸了醋和酱油辣子干吃;要么下在粉汤里吃。初一不外出,一家人团圆。初二,女婿要给岳父母家拜年。

嘎蛋妈准备了蒸的花卷和炸的各式饅头,领着剃了头穿了新衣的嘎蛋坐上老李赶的毛驴车走了。

这一天过得这么快。碎荷手里织了一个小毛衣,颜色是暗暗的绿色。是她拆了自己的旧毛衣,洗了后,又重新捋直了开始编织的。毛线是旧了,可毛线还是好毛线,洗了之后有了茸茸的感觉。织着织着,碎荷时不时就将小衣服贴在自己的脸上捂一回。

晚饭吃了些油饅头,走出院门,看到别家屋子里亮起了灯,照耀得红彤彤的。男人们猜拳的声音隐隐约约,想着不知哪个醉汉又要在雪地里过一夜了,也就回转了身子折进了门。

刚坐定,门却被一阵寒风推开。随着寒风而来的,是村长大吴。大吴是喝了酒的。一个光棍汉,除了喝酒,还能找出点什么娱乐?喝完了酒,就想到了女人。想到了女人,就坐不住了,出门逛到了老李家的院子,估摸着老李去了老丈人家,就借着酒胆推开了碎荷的门。

碎荷起身给村长倒了杯水,又端出了瓜子油饅头,招呼他吃。甚至极偶然地一笑。虽是敷衍他,但却也能感觉到一丝隐约的伤感。她的腰肢的每一个扭动,她浑身上下每一段曲线的起伏,她低眉顺眼的喘息,都让那隐约的伤感细细作痛。

大吴陡然生出份豪情,甚至为这份豪情感觉到骄傲:为自己和这个女人一样有着淡淡的伤感,为这雪夜里两个孤单的人儿。

大吴突然就握住了女人的手，嘴里喃喃地说了一些醉汉的酒话：说让碎荷嫁给他，当然不是现在。过上一年，只需要一年。他会对她好的，他家里啥都不缺，只是缺个会过日子的女人。他其实早都喜欢上她了。她那么美，看了第一眼就忘不了。是老天爷要成全他，让他在这里等着接这个女人进家……

醉酒的男人劲大得很，她一抽手，他就跟着过去，一下子倒在了炕上。女人热乎乎的身子一下子唤醒了男人的欲望，浑身陡然直了起来，男人的眼睛里冒出了火，似乎要更大的火才能助他燃烧尽，而不让他燃烧，他就要发狂发癫发痴！

门突然开了，伸出了双胳膊，一下子就拨拉开了男人。只有男人，才能知道男人；只有男人，才能制服男人。大吴没有想到，这一次制服他的男人是杂三。

杂三咧着嘴道，村长，喝醉了也不能往女人身上躺呀！你这可是欺负良家妇女呀！大吴借酒撒泼，一挥手说，我欺负她？我哪里忍心欺负她！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她，干你屁事！又操杂三出门，你少打她的主意，她是我的了！

杂三猛一回身，用力将大吴推倒在了地上，端起桌上的茶杯，大大地吸了一口，又猛然喷了下去，看大吴在一头雾水中摇晃着脑袋，又一把将他提起，将那流着水的脸对准了自己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大吴，你给我听好了！人家是双身子，躺坏了，你负不起这个责！

大吴登时像被霜打了般，蔫下了脑袋。

两个人突然发现，这么多年来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对方。而今天，在一个女人身上全都爆发了出来。两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脸红透了，像两只马上要斗起来的红冠子公

鸡。

大吴说，兄弟，我喝多了喝多了。杂三说，人家一个女人从口里到咱们这里过日子，不容易！大吴蔫蔫地转过身，出去了。杂三道了别，也出去了。

女人的屋子里，终于清静了下来。突然听到外面“噼噼啪啪”一阵狂响，不知道是哪一家在放鞭炮。只是感觉那爆裂声格外惊心动魄地响在了空旷的原野上。

回到家，躺在土炕上，大吴的火还没有烧下去。舀了大瓢的凉水喝下去，抹了一把脸，感觉到自己的眉毛鼻子嘴巴都在原位，心里却直喊丢人呀丢人！这一次人可是丢大了！让一个光棍汉给嘲笑了一番，实在是不甘。可回味那压倒身子底下的女人，那股暖烘烘软绵绵的感觉，却能一直酥透到心里去。

这一夜，大吴翻来覆去，烙饼似的。

第二天早晨，趁着天蒙蒙亮，他就赶到了碎荷家的院门外。看打扫庭院的女人抬头看他，他说，他婶子，昨天我喝多了，今天酒醒了，赶来向你赔不是。女人摆摆手，酒醒了就好。大吴盯着女人的肚子看了一眼，突然就笑了。女人不解地看着他，大吴扯下脸面埋着头说，其实我老婆不能生养。如果你想得开，我愿意娶你。你肚子里的孩子，嫁到我家来，我就当是自己亲生的养。

女人手里的扫把掉在了地上。

原本以为这个男人会变强，可现在却一下子软弱了下来，倒让女人不知道该咋办，嘴里只是说，不行！不行！大吴说，咋不行了？是看不上我，还是看上了别人？碎荷说，我男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咋能想着嫁人！大吴说，也好，等明年春天定了案，再说这话也不迟。

走出几步，回头看了女人一眼，又停住了脚步庄严地说，我可没说玩笑话。你考虑考虑！

碎荷听了这话，突然喊住了大吴，眼神定定地望着他说，吴村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不要怪我不识抬举。我想生了孩子就离开这里。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看她转头掀开门帘进了屋，大吴突然发现，其实自己很不了解女人。这看着柔软的女人，这样的時候，怎么比钢铁还硬？

6

春天到了的时候，戈壁上已经是4月底5月初了。虽然风刮起来还有点冷，但却已经不像刀子那样割人了。雪开始融化。热一点的地方，融化成一片泥汤汤；冷一点的地方，还是结了层冰的硬壳子，但地下却已经是空的了。

大吴正忙碌地招呼各家男人收拾好坎土曼修水渠去。虽说早已经将土地承包到户，可这水渠却是大家公用的，需要大家共同维护。一冬天的雪，将那些引水渠都堵死了，如果不及时清理，到了春灌的时候可就要傻眼了。

碎荷挺着肚子出了门，看着老李拿了工具和那些男人们一

起出发了。

下午时分,杂三灰头土脸地跑进了院子,看到碎荷挺着锅一样的肚子在收拾羊圈的栅栏,就停住了脚步。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说,嘎蛋他妈呢?碎荷说,是三哥呀,嫂子到四棵树拉羊去了,嘎蛋的外爷给的。杂三说,那嘎蛋呢?碎荷说,和他妈一起去了呀。杂三说,那,家里就你一个人?碎荷停住了手,站起身来说,出啥事了?

杂三说,我扶着你。你可要挺住了!

修水渠修出了一个死人。人的脸是看不清了,但凭那身子长度,大伙推测是小李。大吴已经到乡里去报案,杂三就一路飞跑来找碎荷,说要让她亲自来认认。杂三知道,虽然大肚子见了死人不好,可这是碎荷的一块心病。不让她见一面,她死都不能收了这颗心。

这是一条废弃的暗渠。和那引水渠只隔了几米远。雪还没有完全融化尽,修渠的人挖下去,软乎乎的,就大叫不好。

碎荷一摇一晃地出了门,走上了开始化雪的戈壁。倒是一片解冻的景象啊,春天就是这样到来的。碎荷想,不论怎样,春天总算到了。

回来后,碎荷除了从西屋的墙上将那盏煤油灯拿到了东屋,就再也没有出过门。

天黑的时候,老李回来了。看看圈里没有羊,又看了看西屋里没有人,再看了看灶间没有吃的。犹豫间来到了东屋的窗户底下,刚要把脸贴过去,却听到里面的人说话了,喊他进去。碎荷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观音似的,脸和照片上一样冰凉,但却没有泪花。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定定的,半天不说话。

老李心里毛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最后喃喃地说,没啥事,我就出去了。

碎荷一抬眼,两道笔直的目光就射了过来,像要刺穿一切。从她的嘴里挤出了两个字:凶手!

老李抖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身子,说——

你看到了,那确实是小李。你是埋怨我没有找到兄弟,让他冻死在坎儿井里是吧。我也不愿意呀。可我哪里知道他要藏在那里呀?我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确实没有找到他。我知道你心里怨我。是我没有找到他,才让他冻死的。我是凶手,你打我吧,你骂我吧!可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多保重自己的身子呀……

碎荷听着听着突然就笑了起来。那笑声像是飞舞在空中的刀片,带着嗖嗖的血腥味道。笑声到了后来,却演变成了不可遏制的哭声。是那种笑和苦夹杂在一起的古怪声音。简直不像是从一个女人的喉咙里发出的,而是一堆碎玻璃碴子相互挤压发出的。

碎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近老李,你还不说实话?!

老李腿一软,坐在了椅子上,喃喃地狡辩着,我知道你恨我

欺负了你。可谁让你躺在我的炕上来的?再说,我喝多了你也喝多了,这样的事情传出去,对你和孩子,又有啥好处?

碎荷气得发抖,指着老李的指头上下哆嗦,你真是死不改悔呀!老李觑着脸说,怎么改?要不,我认了你肚里的孩子是我的,你看行不行?碎荷抄起个茶杯就摔碎在地上,一声崩裂声之后,厉声说,畜生!

之后的话更是惊心动魄——

你是怕我告诉你兄弟你趁着酒醉欺负了我,就把他掐死在井里,然后把洞口堵了起来跑了回来,你还想抵赖不成?!

老李一下子瘫软在了地上,大口喘气。突然又抬起头来,那你告我吧。

碎荷愣住了。老李倒是笑了,你去告我吧。说我喝醉了酒睡了你!说你想象中,我把我兄弟给掐死了丢进了坎儿井!你告去吧。我愿意一命抵一命!可是,你有啥证据呢!我不相信,那些公安就相信一个娘们的话!

碎荷的眼泪终于哗啦啦流了下来,手里举起根毛线。老李瞪大眼睛不说话。

碎荷说,看见了吗?这是我的旧毛衣上的绿毛线,绑在那煤油灯上。可是这截毛线我是从他的手心里抠出来的,他用四根指头握住毛线,就是想告诉我,他见到了提着煤油灯的你,你还用四根指头的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一阵静默。连呼吸都像刮风那么巨大。老李突然开始猛烈地磕起了头,一下一下——是我!是我杀的我兄弟。你告我去吧,我早就不想活了。你告我去,我杀了我女人,我儿子,然后再去挨枪子。我不能把他们留在世上受苦。你快去告我吧,我们一家都死了,你正好过上好日子。这

房子这院子连带那羊圈，我都送给你了，你快去告我吧……

碎荷看了一眼地上的男人，把要说的话都咽了下去，只是嫌弃他脏。你走吧，我不告你了！

这么一阵折腾，肚子里的孩子开始剧烈地动了起来。抱着肚子卧在炕上，碎荷听到自己的心跳像是打鼓那样激烈。“扑通扑通”，简直要从身体里跑了出来。却突然听到一阵沉闷的响动，是从外面发出的。硬撑着下了地，推门出去，先是看到圈里多了两只雪白的小羊羔，瞪着如水的眼睛。知道是嘎蛋妈回来了。推开西屋的门，却看到了一副惨烈的场面。

嘎蛋妈浑身被喷溅出来的鲜血淋湿，是个血红的人。手里的菜刀掉在了地上。那刀刃上，还滑下了一两滴冒着热气的鲜血。

嘎蛋妈惦记着家里的男人和女人，安顿下嘎蛋睡在四棵树，自己搭了一个顺路的拖拉机就回来了。将羊拴在了羊圈里，本来想去灶间做饭，却听到东屋里有说话声。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男人和碎荷。她留了个心眼，不知道这一对孤男寡女要背着她干点啥？可她听来的，却是五雷轰顶的话。

全都在这里等着她呢，嘎蛋妈瘫坐在门外。

原来她一直和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睡在一个炕上，那畜生看中了她的软弱、她的无知、她的混沌。进了灶间，她是想找点吃的。可看见那案板上的菜刀，她的血就沸腾了起来。老李在椅子上抽烟，并没有看见她背在身后的菜刀。那菜刀从女人的一侧切入她自己的视线，随后她的视野成了一片红色的混沌。

这个时候，男人扑通倒了下去。

碎荷推门进来，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

在这个初春的日子里，两个女人面对着一具男人的尸体，没有哭，嘴角抽动了一下。男人的血开始往外流淌。浓黑的液体遏制不住地开始从那具巨大的身体里渗出。风吹了过来，突然扑进来，门板发出“吱嘎吱嘎”的叫唤声，似乎从一个虽然冰凉但却理智的地方传来的信息，惊得碎荷一下子醒了过来。

碎荷说，嫂子，你这是何苦！女人说，他是个畜生！碎荷说，现在咋办？嘎蛋妈说，你说咋办？碎荷不说话，忙着找塑料袋子。嘎蛋妈挡住了她的手说，别忙了，我去自首！碎荷一把抱住了女人，不行！嘎蛋妈大哭了起来，我没法看见他活！他不能再活了……

碎荷说，他该死，可你不该死呀！碎荷说，为了嘎蛋，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你都不能死呀！

两个女人将老李安置在一个干枯的坎儿井里，安静地睡着了。

这一夜，她们两个是挤在一起睡的。嘎蛋妈总是不停地打摆子说胡话，碎荷忙着给她敷毛巾灌水。终于熬到了天明，两个女人出门晒太阳。

一轮红日高高挂在了戈壁上空。似乎比平日里更热烈，更辉煌。

平日里那么忙碌，没有时间抬头张望一下这难得的美景。这会子仰头，让那暖烘烘的热量覆盖在脸上唇上，是催人发热的能量。这样无私地洒播下来，是个好兆头。碎荷说，这是让我们活呢！嫂子，你说是不是？为了这日头！

杂三闲着溜达过来，看两个女人正凝神晒太阳，搭讪着说老李呢？嘎蛋妈虚虚地一笑，说去老家帮忙盖房子去了。又说，家里没有点零花钱不行呀。碎荷坐在一旁，安静得像一尊佛。杂三瞥了一眼她的肚子，妹子，快生了吧？

她伸手摸摸那膨胀得快要炸开的肚子，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的时候，碎荷的肚子开始抽搐起来。开始，是隔一阵疼一下，可后来，那疼就集中了起来，像是迫击炮那样，轰隆隆炸响在肚子里。碎荷是要生了。额头冒着汗珠子，嘴唇咬得快要出血了。

嘎蛋妈说，没啥，啥都能过去的！套了毛驴车，收拾好包袱，放上厚厚的被褥，用头巾围住碎荷的头，将她扶上了车，躺进被窝，开始往乡卫生院赶。路上，碎荷说，嫂子，我要是死了，你要帮我把这孩子养大。女人回头说，哪能这么容易就死人！不过生个孩子吧，女人都能过这一关的。没啥！

碎荷说，那万一呢？女人说，孩子哪能没有娘呢。你想着这，身上就有劲了！碎荷抽泣起来。女人生气了，说，还没生呢，可不敢流眼泪。为了娃娃，女人吃上这么点苦，算个啥！碎荷用袖子擦干了眼泪，我听你的，嫂子！

折腾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的时候，生了。是个女孩，粉嘟嘟的小脸，哇哇的哭声响得很。碎荷说，这下，嘎蛋有妹妹了。

嘎蛋妈咧开一嘴黑牙，笑了。伸出手指触了触那娇嫩的皮

肤。那花瓣一样的皮肤,简直是透明的,可以看得见里面的血管的纹路。而她的呼吸是那样微弱,简直就是一阵软软的微风。不贴在耳朵边,几乎听不见。

碎荷说,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出气?嘎蛋妈说,好办!找来了一点药棉,贴在嘴唇上。那软软的棉花一起一伏的,确实是在呼吸呢!喜得碎荷含着泪笑了。

两个女人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发黑了,雪开始下起来了。这是春天戈壁场上最后一场雪,飘飘洒洒的,面粉一样,就抖落了下来。那些结了冰的路面被新下来的雪覆盖着,不光是人看不清,连那有经验的老驴也看不到,脚下一滑,车子就仰了起来,倒着扣了下去。碎荷抱着孩子,裹在被子里。车翻了后,并不感觉到痛,用胳膊肘子顶了顶那木板,没一会也就顶开了,只是嘎蛋妈却没了声响。再一看,她躺在雪地上,车板上根尖锐的长钉子,砸进了她的脑袋里。

死了。这个女人——死了。

碎荷呆了。这蹊跷的翻车。这接踵而至的死亡。她想,是老李死不甘心,临走的时候,还要把自己的女人也带走吗?如果是这样,她宁愿死去的只是她,而不是这一家人。低头看看怀里的那活物,睡着了。沾在嘴唇上的棉花,还一起一伏的。

嘎蛋回家了。家里没人。圈里多了两只羊。毛驴车不见了,想是婶子要生了,就站在路口张望。雪开始下了起来,将这个小小的村庄涂抹得像一个童话世界。虽然雪很大,可这毕竟是春天里

的最后一场雪。温暖的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再大的雪也不感觉到冷。

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蹒跚走来,浑身都是白的,是一尊雕塑在移动。走近了,走近了,是婶子。怀里还抱着个小包袱。嘎蛋一路小跑迎了上去,心里想,婶子生的一定是个妹妹。

一个和婶子一样好看的妹妹。

原载《飞天》2009年第3期

原刊责编 赵剑云

本刊责编 吴晓辉

作者简介

丁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20世纪70年代新疆哈密。参加第六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研讨会。诗作收录进1999年、2005年、2008年《中国最佳诗歌年选》,被誉为“葡萄诗人”。已出版长篇小说《木兰》、诗歌集《午夜葡萄园》、随笔集《和生命约会40周》等十余部。现居乌鲁木齐。

创作谈:胁迫中的写作

丁燕

不知从何时起,我常常能切实地感觉到一种胁迫。

细细清点,也许从童年时起,胁迫的点滴就栽种了下来。

5岁左右吧,母亲带我去买梨,挑了很久,只拿了两个很小的,长得很圆的。卖主轻蔑地把秤一收,说不卖了。也许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世界上有轻蔑这个词,但我已读懂了它的含义。那个时候,我已明白,是贫穷让我们遭受到了这样的眼神。母亲讪讪地将梨放下。到了今天,我还没有把那两只梨放下。

小学毕业后,我考到市里的重点中学。上课第一天,班主任老师在楼道和我谈话。她是这个学校的优秀教师,有很多头衔。她说,你是咱们班唯一一个农村户口的学生,你要好自为之。回到座位上时,我感觉浑身瘙痒难忍,可是慢慢地,我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变硬了,冷了,像一块石头。二十年后,班主任顺应潮流地办起了一个幼儿培训班,相当挣钱。当别人告诉我她走过来时,我扭过了脸,怎么都不愿意看她。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自己家所在的那个乡里当秘书。上班第一天,我把档案放在这个单位后,买了火车票,来到我当时认为的大城市:乌鲁木齐。1993年冬天,我穿的旅游鞋底子给走断了,雪水不停地往里灌。我在一家报社打工。很快又换到了另一家。约一个采访对象时,我说我是某某报的谁谁谁,人家反问,我记得你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报么。我顿了顿说,我刚刚跳槽。

2004年9月,我决定不再上班,而只按照自己的趣味生活。阅读、写作。我的大量作品完成在这之后。写着写着,我以为,我已写出了尊严。那一天,去一个职能部门办事,人家爱理不理,看我追问得紧,就反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我聘用的。人家手一挥,让你们领导来。走出那幢楼时,我感觉自己是一只灰老鼠。

如果你们实在要问我,《碎荷》有原型吗?那么我会说,我就是碎荷,碎荷就是我。我就是那个被贫困折磨,被男人凌辱,被强权蔑视的小女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碎荷,更爱碎荷。当我塑造她时,我在想,要让她美丽一点,再美丽一点。不管这个女人如何善良,大家都会希望她更美丽一点。然而,社会对女人提出了美丽的要求之后呢?为什么牺牲的总是女人。一狠心,我就让碎荷固执地活了下来。碎荷的活,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证明。就像写作于我,是一种抗争,也是一种证明一样。

感谢我的外婆名叫碎荷,感谢我的母亲让我知道了她们家的那些事,感谢《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让我和我的《碎荷》被更多的人所熟悉,所了解。